



糖

TANGHUN

婚

(精修版)

蒋离子

◎著

夫妻，至亲至疏。

幸福，上下求索。

探讨 亲密关系的 **边际**，

泅渡 爱欲执念的 **深海**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糖

TANGHUN

囡

蒋离子

◎ 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糖婚 / 蒋离子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8.3

ISBN 978-7-5104-6464-5

I. ①糖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9436 号

糖婚

作 者: 蒋离子

责任编辑: 刘 颖

责任印制: 王宝根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363 千字 印张: 23

版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464-5

定 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自序

“至高至明日月，至亲至疏夫妻”，这话出自唐代女道士李冶的《八至》。

众所周知，唐代社会相对开放。敦煌莫高窟曾出土一批文献，其中就有唐代的《放妻书》，最喜文末那句“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”。

从古至今，婚姻都是个难题。以我有限的经历和浅薄的阅历，很难用一部小说来诠释婚姻本身。所以，《糖婚》里没有鸡汤，也并不发人深省。我只是想客观呈现、讲述在时代背景下，一群已经不是很年轻的85后的婚恋故事。

他们生活在一个叫有城的地方，三线城市，像你我的家乡，又是你我的远方。

“有”是虚无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在。但他们这群人，却是真实的。真实到，连我自己都不太喜欢男主和女主。他的游移、软弱，她的虚荣、市侩，他们佯装出来的现世安稳，那个看似坚固、却一击就塌的婚姻堡垒……

然而，我想说，这并不是他们婚姻的全部真相。瑕疵和残败背后，自有他们的反思。如果非要下定论，婚姻其实更像是反思的过程，是一对成年男女的二次成长。他们在较量中，此消彼长，也在矛盾中，若即若离。他们探讨着亲密关系中的边际，在“至亲”与“至疏”的交替中，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。这也是他们与汹涌生活的握手言和。

《糖婚》原名《80后离婚潮》，构思于2015年，几经修改，终未能达到我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。那座山峰，此时，仍被云层遮盖，我也只得一面等待云开，一面积蓄力量，继续着孤独的创作之旅。既然如此，便只有抱拳道：书中纰漏处，还请各位读者指正。

目 录

CONTENTS

自 序 / 001

第 一 章 合则罢不合散 / 003

第 二 章 非宁静无致远 / 019

第 三 章 往事并不如风 / 036

第 四 章 所谓驭夫有术 / 052

第 五 章 不思量自难忘 / 067

第 六 章 爱欲犹如执炬 / 084

第 七 章 却又浅尝辄止 / 100

第 八 章 自知世情甘苦 / 115

第 九 章 连雨不知春去 / 131

第 十 章 只觉如鲠在喉 / 147

第十一章 心上一团乱麻 / 163

第十二章 岂止同床异梦 / 178

第十三章 唯有孤注一掷 / 192

第十四章 难敌似水流年 / 206

第十五章 相逢总在狭路 / 221

第十六章 只缘身在此山 / 236

第十七章 云何降伏其心 / 250

第十八章 无不散之筵席 / 266

第十九章 宛如持灯觅火 / 281

第二十章 尽寒霜色流丹 / 296

第二十一章 雨欲来风满楼 / 312

第二十二章 人生几度秋凉 / 326

第二十三章 聚散原本无常 / 340

第二十四章 此岸即是彼岸 / 354

第一章

合则罢不合散

周宁静总劝海莉，少安毋躁，把一切交给时间。海莉听了，也交了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时间到了最后，居然给了她这么一个结局。

1

“我们离婚吧。”老巴说完，旋即拿出离婚协议书。

一式两份，极平整的六张A4纸，宋体、五号，该加粗的地方加粗，该签字的地方他也已经签上了字。

海莉心口一堵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丈夫。

结婚三年，吵吵闹闹是常事，“离婚”这个词，更是每回必提。谁曾想，今晚老巴真的掏出了协议书，看他那样儿，多少有点蓄谋已久的意思。

刚才那场战争，家里能摔的都摔了，海莉伸手去够那几张纸，将它们撕得粉碎。

老巴一笑：“撕吧，撕完了我再打印。”

其实，晚上他们俩吵架，也还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

老巴下班晚，在外面和同事瞎对付了一顿，没告诉海莉他不回来吃。海莉呢，做了四菜一汤，一直在等。用老巴的话来说“多大点事，你饿了就先吃，不用等”。海莉可不这么想，“什么意思，你在外面吃饭都不跟我打招呼，我还是不是你老婆”。

接着就是各自翻彼此的旧账。海莉说老巴四体不勤，不做家务；老巴说海莉工作清闲，况且家里的事本就应该女人干。海莉说老巴整天不着家，心里压根就没有她；老巴说老子现在月薪税后三万，就是没日没夜拼出来的，当老婆的就该无条件支持。海莉哭了，说她也要工作，怎么不见他支持；老巴便

讥讽，说她工资少，又不肯上进，还不如早点辞职回家生孩子；海莉哭得更凶了，孩子孩子，老巴你都不爱我，我干吗要给你生孩子？

如此这般，来来回回，兜兜转转，能翻的账全都翻了个底朝天。

海莉一时被老巴占了上风，恼羞成怒，把饭菜全都给摔了。输人不输阵，老巴哪肯罢休，你摔饭菜，行，我摔点别的，摔杯子，对，杯子便宜。一套玻璃杯噼啪坠地。好啊，够没出息的，就知道摔便宜的，我海莉摔点贵的扎扎你的心。两个半人高的青瓷花瓶哐啷坠地。瞧不起我是吧？老子今天豁出去了，于是，电视机牺牲了。算你狠，海莉操起一把椅子，紧接着大鱼缸阵亡了。幸好鱼缸早就成了摆设，里头没有水更没有鱼。

大鱼缸是老巴的心头爱。当年他下定决心买房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养那么一缸子五颜六色的鱼。刚结婚时，他们确实养过。他兴致勃勃给海莉介绍，这是孔雀鱼，那是斗鱼，哦，丑丑的叫清道夫啦。

“我看着都挺丑，”海莉对鱼没什么兴趣，“拆了这个鱼缸，加一组鞋柜倒是可以。养鱼还不如养猫呢，猫还有个情感交流，这个鱼……啧啧。”

老巴给每条鱼都取了名字，诸如圆圆、胖胖、黑子、小白等，本想一一介绍给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可女主人话都说到这一步了，老巴顿觉索然无味。好在人的兴趣是可以培养的，以后慢慢培养吧。

结果，海莉对养鱼的兴趣是半点都没培养起来，那些鱼呢，倒是牺牲了一批又一批。终于有一天，老巴不再往家里买鱼。

现在好了，鱼缸也没了。

一了百了。

砸完鱼缸，海莉也懵了。她当然知道鱼缸对老巴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不是她不喜欢鱼，也不是她怕麻烦，而是她真的没有时间精力来照顾那么一缸子活物。她也想过的，等她当上经理，可以坐办公室了，不用整天站在大卖场推销洗衣液了，那个时候，她兴许就能让鱼缸重新活起来。还有啊，等到那一天，生孩子的事情，也可以提上日程了。

周宁静总劝海莉，少安毋躁，把一切交给时间。

海莉听了，也交了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时间到了最后，居然给了她这么一个结局。

“对不起。”海莉含糊不清地说着，试图表达她的歉意。

“冷静点了？”老巴问。

海莉点点头。

老巴也点点头：“你找个干净地方坐着，哟，这砸的……咱俩战斗力可以啊。”

他细心地把沙发上各种物体的碎片捡了，按着海莉坐下：“我先收拾一下，你坐着别动，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海莉就这么坐着，看老巴收拾房间。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做家务。

他个子很高，弯腰的时候有些费劲；他发胖了不少，动一动就全身发汗；他笨手笨脚，捡了这个忘了那个。她看不下去，到底还是去帮忙了。他投来一道感激的目光，她就笑笑，她以为，他们俩跟以往一样，马上就要握手言和了。

可是，没有想到，收拾完战场，他飞过来两份离婚协议书，像空投的原子弹，把海莉的心轰了个稀巴烂。

“咱俩造个孩子吧，今天就造。”她拿出最后的筹码。

他摇头：“海莉，咱俩的问题不是孩子。我问你，这些年，你真的幸福吗？”

“幸……幸福啊。”她努力笑着。

“要是幸福，我们就不会闹成这样了。从根上来说，咱俩就不合适。”

“怎么会不合适呢？我觉得挺合适的。是，我脾气有点大，往后我改还不行吗？”

“也不全是你的问题，我也有问题。总之，别再互相折磨了。你比我小几岁，咱俩也没孩子，离了婚，你再找个合适的，你喜欢的，对方也喜欢你的……”

“你不喜欢我了？”

“那你喜欢过我吗？”

“我怎么不喜欢你，我当然喜欢你！”

“我总觉得，要是咱俩真的相互喜欢，日子不会过成这样，”老巴抓了抓有些稀疏的头发，“你只关心我什么时候回家，只关心我微信里是不是又加了

什么大姐姐小妹妹，我过得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开心，你想过吗？”

海莉被问住了。

老巴见海莉沉默，便继续道：“还有我，我的问题也很多……”

“多久了？”问出这话的海莉，已经彻底冷静下来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决定离婚，拟好协议书，多久了？”

“半年前吧。”

“真的想好了？”

“想好了，房、车、钱，我全都不要。”

“净身出户？”

“对，净身出户。”

“让我想想？”

“可以，你什么时候想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办手续。”

海莉有些想笑。

三年前，他向她求婚的时候也这么说，你什么时候想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办手续。

2

方致远在洗澡。

洗面奶、洗发水、护发素、沐浴露、洗液、身体乳，一字排开。

早些年他经常弄错顺序，后来便也习惯了。

“洗发水要打两遍，冲干净了再用护发素，沐浴露打两遍，洗液要多倒点，别舍不得。还有这个身体乳啊，一定要记得擦。哪，这是刚买的搓澡巾，丝瓜瓢的，试试看？”敷着面膜的周宁静从旁指导。

他很想告诉她，这些流程他知道，他熟悉。

可他不能，也不敢。

毕竟，夫妻生活每周一次，任何一个小细节都有可能影响她的兴致。

水雾中，方致远看不清周宁静的脸。况且她敷着面膜，白生生的，一片

模糊。

不过，她的身体轮廓倒是分外清晰。

上大学的时候，没觉得周宁静身材有多好，顶多就是没有赘肉。等她生完孩子，又是健身房，又是控制饮食，内外兼修，各种保养，不但维持了当年的体重，竟还凹凸有致起来。这么说吧，当年不觉她惊艳，如今再看，她的颜值和身材居然能将大多数同龄人甩出两条街开外，嗯，他还是有些引以为傲的。

当然，周宁静不但注重自身保养，也没落下方致远。所以，方致远至今没有恼人的啤酒肚，连三年前的修身衬衣都可以轻松套上。

“啊……”方致远揉着眼睛，“洗发水弄眼睛里了。”

周宁静靠近：“多大的人了！”

他伸手，一把将她拽到莲蓬头下面。

她知道中了他的圈套：“干吗呢？”

“你说干吗，”他笑着，扯了她的面膜和睡裙，“帮我搓搓背。”

该搓的搓了，该做的也做了。

吹干头发，方致远对镜自顾，脸上神采奕奕。

以前呢，每周一次的这个活动总是按部就班。今晚出其不意地来那么一回，感觉还真不错。关键是周宁静极其配合，温柔里带着那么点小小的不情愿，不情愿里又带着那么点小小的期待。

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这不但是他自己的感受，也是身边朋友时常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羡慕。

按部就班其实没什么不好，婚后这些年，他始终秉持着“大事老婆做主，小事我不在乎”的原则，这个小家庭始终以周宁静为核心，她指哪，他就打哪，皆大欢喜的同时，生活也在蒸蒸日上。

他们大学毕业时，他本来想留在广州。周宁静说，一线城市生活压力太大，没归属感，我们还是回有城吧。回到有城，家里人想让他考公，她说，公务员确实稳定，但我们一穷二白，还是去大公司好，只要肯拼，机会更多，工资也更高。到了这家通信公司，收入果然水涨船高，他便顺风顺水混到了现在。这些年，他们靠自己的本事，买了房、买了车，还有了孩子。虽然不如那些拼爹的，但心里踏实。

周宁静细细抹了一遍眼部精华，扭头看方致远：“明天上午请个假。”

“请假？”

“你忘了，去民政局办手续嘛。”

这一年多来，周宁静一直在看学区房。孩子满三岁，该上幼儿园了，这意味着离上学也就不远了。现在住的这套是刚需，边上只有一所菜场小学。当时买得急，没考虑太多。对此，她非常懊悔，总觉得自己失算。方致远自然不会怪她，要没有她的英明决策，别说什么学区房，现在住的这套都不知在哪。

前段时间，周宁静托堂哥周宁海搞了个新楼盘的号，人家那学区在右城可是数一数二的。数千人抢两百套房子，没有号什么都白搭。非但如此，首付的钱她也落实了，存款不够，便借了一部分。眼看就要开盘，身为丈夫的他，还真没操多少心。

二套房嘛，按揭比首套要多，利率也高出不少。不知谁给周宁静出的主意，说这种小问题，去民政局办个离婚就可以解决。先离婚，然后把现在的房子过户给方致远，再用周宁静的名义去买那套学区房。听起来蛮简单的。

“这样好么？”方致远不是没犯过嘀咕。

“现在好多人都这么干，我们干吗要跟钱过不去嘛。”周宁静的话总是很有道理。

是，方致远确实没意见。可他没想到，假离婚这事不但提上了日程，还来得那么快，简直猝不及防。

“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有别的想法？”周宁静拿着一个纤巧的按摩器，在脸上滑来滑去。

“没有，”方致远笑着，“我是说，这么大的事，要不要先跟两边通个气？”

“跟爸妈他们说？”

“对啊。”

“你傻啊，这种事能让他们知道吗？老人家听风就是雨的，还以为我们来的真的呢。不要自找苦头吃了，假离婚的事，越少人知道越好，最好嘛，谁也别提！”

“反正我都听你的。”方致远在床边坐定，看着周宁静。

周宁静放下按摩器，把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收好，笑嘻嘻走过来，坐在方

致远腿上：“不听我的，你还想听谁的呀？”

近来她练了瑜伽，身体愈发柔软了，他忍不住扶上她的腰，将她压在身下。

“哎，哎，还想不想要二胎了？”她嗔笑着推他。

“就是想要我才这样。”

“想要，就更得节制。睡吧，睡吧。”

他翻身，钻进被窝：“明天真要去民政局啊？”

“你看着我，我脸上写着‘开玩笑’三个字啦？”

“没有，我只在你脸上看到‘亲亲我’三个字。”

“肉麻死了。”话是这么说，可她仍在笑。

他喜欢她这么笑。

她高兴就好。

她挨着他躺下，香喷喷的手放在他胸前：“我都想好了，等学区房的事搞定，就把周子接过来。”

他们的孩子叫方周子，断奶后一直放在方致远的老家齐镇，由他父母看顾。

“嗯。”他低声应着。

“齐镇连像样的幼儿园都没有，总不能让周子输在起跑线上嘛。”

“我就怕妈舍不得。”

“不是说好的吗？孩子上幼儿园就回来。”

“那是的，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。”

“听你这口气，好像有意见？”她轻轻掐了他一把。

“只要你高兴，我什么意见都没有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3

周宁静打着鸡蛋，再过三分钟，豆浆就能榨好，蒸锅里的杂粮包也已热透。

她需要在三分钟内煎好两个鸡蛋，她的是一面熟，方致远的是全熟。

为了精准把控时间，她在厨房里放了个座钟。

煎蛋出锅，她顺手就洗了锅，再一个麻利的转身，柔声喊道：“老公，

吃饭！”

“来了！”方致远抹着嘴边的牙膏沫子，走了过来。

周宁静递过去一杯苏打水：“喝。”

也不知她从哪里听来的，说多吃碱性食品有助于生儿子。第一胎是个女儿嘛，要是第二胎能生个儿子，凑个“好”字，总归是件美事。况且方致远的父母多少有那么点重男轻女的思想。如果每天喝喝苏打水，就能让大家如愿，不也挺好吗？

“抓紧吃饭，我们早点出发。”这边苏打水刚下肚，豆浆又端了上来。

“唔……”他咀嚼着煎蛋，连连点头。

家里只有一辆车，而他们俩上班的地方离这都不算近。周宁静在市中心的右城新百嘉上班，车程半小时，方致远的公司则在城北创业园，市中心过去，还要再开半小时。他们必须在七点半之前出门，中间得算上早高峰的堵车时间，这样才能保证方致远在九点前赶到公司。

待周宁静端出杂粮包，两人对视，不禁哑然失笑。

今天他们分明不用那么赶，他们是去离婚的嘛。

方致远的早餐搭配合理、营养均衡，老巴可就没这种待遇了。

他和海莉，一人端一碗泡面，正埋头吃着呢。

别觉得泡面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可是海莉“赏赐”的。因为，按照离婚协议，这个家里的一切，除了老巴的私有物品，都将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包括这碗泡面。

老巴知道海莉窝着火，便只隐忍。离婚的事，他思前想后，考虑了那么久，又准备了那么久，这革命马上就要成功，临门一脚的紧要关头啊，可千万不能出岔子。

海莉本来就不太爱做早餐，要她在这一点上向周宁静看齐，比登天还难。老巴也没少拿周宁静当榜样，说她哪哪都好，家里打点得妥妥当当，还没耽误工作。海莉便笑，拿话激老巴，要是她跟周宁静似的管着自家老公，老巴愿不愿意。每每这时，老巴就挠头，赶紧换话题。

是，周宁静和方致远确实是朋友圈里的模范夫妻。他们几乎不吵架，不红脸，至少，他们从没当着大家的面闹过别扭。他们的生活呢，看着也特别有奔

头。但是吧，羡慕归羡慕，方致远在老巴他们眼里，多少还是有那么点怂的。

哪儿怂？他怕老婆呗。周宁静勒令他戒烟、戒酒，照办。周宁静要求他晚上十一点之前必须回家，也照办。诸如此类的事，简直不胜枚举。大的不说，就连穿什么颜色的袜子，那都得周宁静拍板决定。结婚前，他就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，结婚后，自然也就完美进化成了“老婆奴”。“老婆奴”这种生物，老巴是效仿不来的。要男人都跟方致远似的，民政局办离婚的同志全都可以下岗了。

所以，在民政局遇到方致远和周宁静的那一瞬间，老巴整个人都懵啦，几百万头羊驼从胸口驰骋而过，就差吐血了。

方致远正填表呢，猛一抬头，也看到了老巴。

两人几乎同时蹙眉。

那边厢周宁静眼疾手快，提溜起海莉就往角落里走，一边走一边数落：

“什么情况，你们怎么在这！”

海莉丧着脸：“静姐，你……你在这干吗？”

周宁静这人有小毛病，大概是以前在公司里当惯了领导，除了老公，别的人、别的事，她也爱管。海莉年纪比周宁静小，自是处处尊重，加上她和老巴一直感情不和，吵架的时候没少麻烦周宁静两口子，更是多了份感激，平时便“静姐静姐”那么叫着，海莉没觉出什么，周宁静却对她产生了一种责任感。

海莉和老巴好几次闹到不可开交，都是周宁静出面救的火。后来，周宁静总结出来，海莉的问题多半是闲的，出去上上班就好了。于是乎，周宁静便帮着找了个工作。这工作的地方在右城新百嘉，也就是周宁静上班的百货公司。不同的是，周宁静是公司管理层，海莉呢，在地下一层的大卖场推销洗衣液。

这份工作虽然辛苦，但大大改变了海莉的生活，除了收入，她有了自己的交际圈。比如理货员小方、小李，再比如和她一起推销洗衣液的两位大姐。至于周宁静，海莉总觉得有距离感，一半是敬，一半是怵。看看周宁静发的那些朋友圈，什么女人要独立，女人要自主，男女平权之类的，海莉就咂舌。世界那么大，有的女人像周宁静那样活着，有的女人呢，就只能是海莉，无甚大追求、晒晒小日子的海莉。

周宁静没接海莉的话茬，喋喋不休道：“有什么不能沟通的，非要闹到这一步？你也太不懂事了吧……”

海莉看着周宁静手里的表格，心想，你不也是来离婚的么？

老巴拽着方致远：“什么情况？你们俩也要离？”

“我……”方致远瞧瞧四周，到底做贼心虚，“我待会儿再跟你解释。你这是……”

“离婚啊，来这还能干吗！你赶紧的，把你老婆拉开，谁知道她又要给海莉灌什么心灵鸡汤。要是海莉后悔了，不和我离婚了，我……我就死给你们看！”

不离婚就要去死，方致远着实吓了一跳。这个老巴，平时就有些神经质，顶着脑袋为了显高的白羊男嘛，冲动、任性、不计后果。再者，老巴和海莉感情不睦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。要真闹到非离不可的境地，他方致远一个外人还能说什么呢？

“快去啊。”老巴推了方致远一把。

周宁静见方致远和老巴朝她们走来，脸色相当难看：“老巴，你搞什么啊？刚海莉跟我说，是你要离的。婚姻不是儿戏，你们俩还没到那一步。要真离了，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”

“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你们能离，怎么我们就不能离了！”老巴的声音很大。

“我们离婚是有原因的。”

“你问问到这办手续的，谁没原因？要是能过，谁愿意离啊。”

已经有人围观，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们，就差两把瓜子了。

“我们借一步说话。”周宁静丢不起这个人。

“没什么好说的！今天这婚，我离定了。”

方致远拉着周宁静：“算了吧，算了。”

周宁静看了看身侧的海莉：“算什么算！”

4

近年来，右城离婚率直线上升，民政局想了不少对策。他们组织了一批志

愿者，算是劝解员，全都是些退休后闲赋在家的老太太。还别说，这些老太太一出马，劝下过不少哭着闹着要离婚的。

这会儿，便有两个老太太走上前来，要分别找周宁静和老巴谈谈，还以为他们是两口子。

周宁静平时铁骨铮铮，冷不丁看到老太太们，心里也发慌。她本以为离婚是件特别简单的事，没想到中间还有谈话环节。

“大妈，你们弄错了，我和他不是两口子。”周宁静无奈。

“既然不是，有什么好吵的？”

“这个，”周宁静揽过海莉，“她和他才是两口子。我正劝他们呢，好好过日子，别动不动就闹离婚。”

“周宁静你没完了是吧？方致远，你到底管不管你老婆了？你要不管，我帮你管！”老巴皱眉。

方致远脾气是好，但听到这话也不乐意了：“宁静是好心！”

老巴一个激灵，转对周宁静：“你们俩不也是来离婚的吗？”

两位大妈立刻精神抖擞，看向了周宁静。

周宁静咬咬牙，把手里的表格一撕：“我跟我老公闹着玩的。”

“闹着玩？你当这是公园还是游乐场？不是我说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对待婚姻那是极其不严肃……”一个大妈双目炯炯，正准备发表长篇大论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方致远觉得很难堪。

周宁静仍有些不情愿，三步一回头，跟着方致远走出了民政局大门。

“实在不行，咱明天再过来呗。”方致远试图安抚。

“明天是周末！你说你交的都是什么朋友，我好心劝他们，他还跟我杠上了。”

“老巴不也是你同学吗？我们几个认识多少年了，他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宁静，你别动气，说白了这是人家两口子的事。走吧，我先送你去公司，下午还得上班呢。”

“急什么，等他们俩出来再说。”

“等他们出来，离婚证都拿上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。其实，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一样的，这老巴离了婚，百分之五百会后悔。”